

汛期野游热背后的冷思考

7月25日晚,一个45人组成的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“网红”野山饮牛渠,直至26日凌晨,才被当地救援力量营救下山。

进入汛期以来,降雨频次增多,山洪、滑坡、河道涨水风险攀升。然而,仍有人贸然前往野山野水,多地发生游客涉险被困事件。

野游屡禁不止,如何破解这一安全治理难题?



7月20日北京市民在永定河中央划桨板、拍照。新华社发



北京市永定河边的警示牌。新华社发

■ 汛期户外活动暗藏风险

7月20日10时,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防御指引提示:“请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,非必要不前往山区,切勿进山露营,避免涉山涉水户外活动。”

20日傍晚,记者来到永定河京雄大桥附近水域,发现不少游泳划船的市民。在“禁止游泳”警示牌前,循环播放提醒的喇叭声中,有人跳水嬉戏,有人划着桨板漂向河道中央,同伴在水中拍摄视频。岸边一救生物品存放箱背面,贴有“桨板出租,五十两小时”的广告语。

比个人“探险家”风险更大的,是无资质运营的商业“野团”。

记者在小红书上发布“寻找徒步搭子”的帖子,24小时内收到十多家户

外机构留言,这些机构平均每周会组织十几场活动。

一家持平台企业蓝标认证的机构推荐了一条曾有意外发生的野线,记者就此询问时,运营人员回复“知道,但不影响周末发团,下雨穿雨衣就行”。记者问及是否有安全装备,对方表示“所有装备自理”。

有从业者透露,组织一场京郊徒步成本约2000元,含大巴、领队费用,20人即可回本,最多能带47人,“人越多赚得越多”。但全程仅两名领队,无法覆盖全员,领队也并无相关资质。“没人看证书”“不提供保姆级服务”,该从业者说。

公开报道显示,今年汛期以来,已经出现多起游客盲目闯入野山导致被

困事件。这类行为不仅将自身置于险地,一旦遇险,也会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力量。

6月4日,一家四口徒步铁驼山,被困四天四夜。

6月25日,一位女子打卡野生溪谷落龙潭,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不幸身亡。

6月28日,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,其中5人溺水。通报称,刺刀峡谷属非景区景点,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。有救援人员表示,峡谷地形复杂陡峭、溪谷落差大,汛期雨水集中,山洪暴涨快、隐蔽性极强,无任何安全防护与救援保障,极易发生失联、溺水、被困险情。

■ 为何拦不住冒险的脚步

一道道安全警示,为何难挡户外冒险的脚步?个体冲动背后,存在流量导向、认知偏差、监管短板等多重因素。

自入汛以来,多部门已多次发布雷电、山洪、地质灾害预警,反复提示市民远离未开发野山,禁止私自进山徒步、穿越。但记者调查发现,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野线“种草”或招募帖,放大猎奇心理、助推风险传播。

小红书上“户外徒步”相关话题中,不少涉及未经开发、事故频发的野山,一些帖子专门传授绕过管控进山的方法。也有人分享“自然水域游泳点位”,下水点等信息标注详尽。

在抖音平台,有博主在视频中说“现在涨水了”,同时展示横渡金沙江的游泳装备,部分视频中有未成年人参与。在评论区,有人询问具体点位,

多人详细标明位置。

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白晓晴分析,短视频传播具有“高光筛选”特性,一些博主更多展示精彩画面,易让受众产生“别人能去我也能去”的错觉,形成非正式的安全背书,传播效果甚至强于官方警示。平台对高风险内容识别不及时、分类不精细,偏重互动数据的推荐机制,也会形成“越惊险越有流量”的负向激励。

一些游客风险认知存在偏差,侥幸心理消解安全防线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表示,打卡野山野水是种“社交货币”,这一身份认同会让人下意识地低估现实风险、高估自身能力。不少游客对汛期山区风险认知不足,存在“不下雨就安全”“小雨不影响徒步”等误区,对山体滑坡、远程山洪的滞后性风

险缺乏认知。

多名一线工作人员表示,野外点位面广线长,线下劝阻存在现实难点。

北京多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,每逢汛期,最“令人头疼”的就是劝阻野游爱好者。降雨、上游泄洪等情况都会令河道水量迅速增加。每当有预警,镇里会安排巡河人员提醒游客抓紧离开,但一些游客置之不理。有人认为巡河人员无权干涉,有人还会抓起手机说:“你看我这显示的是晴天,哪有雨啊。”

此外,受访专家认为,当前大众轻量化、原生态亲水需求持续释放,但在一些地方,免费、就近、管理可控的合规亲水空间供给存在短板,难以满足消暑需求,单一依靠管控手段,反而可能让游客转向风险更高的无人管控水域,催生“越禁越追捧”的治理悖论。

■ 守住汛期安全防线

越过安全红线,秘境便成险境。守住汛期安全防线,需要平台守住流量底线、组织者守住经营底线,每一名出游者也要守住生命底线。

白晓晴建议,平台可建立风险分级治理机制,针对高风险内容,强制要求标注区域开放状态、路线难度与保障条件等。运用关键词、地理坐标识别技术,对标注禁入区域、汛期高危点位的攻略内容加强管控。可进一步打通与相关部门的数据接口,在暴雨预警、景区关闭期间,对相关地点内容实施动态搜索拦截与流量降权。

“对于线上揽客、线下成团的隐蔽模式,可建立平台线索移送与部门联动查处机制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赵精武表示,对无资质组团、汛期组织进入风险区域者,依法进行处罚。发生险情造成人员伤亡的,依法追究。对擅闯禁入区域、引发公共救援的个人,按规定追偿救援费用,切实提高违法成本。

赵精武认为,有必要推动完善户外领队规范化管理,探索推行高风险户外活动领队持证上岗制度,要求团队出行前核查天气预警、配齐安全装备、购买专项户外保险、制定紧急撤离方案。

治理乱象不能“一禁了之”。一些地方已开展探索,如浙江建成多个可供百姓“野游”的公开水域游泳场,经过改造提升,让“野游”的河道湖泊成为有安全保障、可免费游泳的游泳场。

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汛期安全宣传不能只停留在“遇险如何自救”的事后应对,更要前移关口,用真实事故案例直观呈现汛期野山涉水的致命风险。受访应急救援人员建议,进一步推动户外安全知识纳入公众科普体系,引导大众树立合规户外、量力而行的理念。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



6月23日,河北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在进行救援舟艇编队行进演练。新华社发